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種

王雲五主編

孤女飄零記

(二)

夏羅德·布倫忒著

伍光建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孤女飄零記

(二)

夏羅德·布倫忒著

伍光建譯

漢譯世界名著

## 第十一回 保姆

小說裏換一回，就如戲臺上換一幕，另外有許多新陳設。那時正是十月天氣已冷，我是早晨四點鐘動身，在路上走了十六點鐘，到米拉柯地方的時候，是八點鐘。

我一路身子雖是平安，心裏卻是很不平安的。我下車的時候，我四圍的望，以為總有人有車來接我，問我的名姓，送我到唐菲地方。我卻看不見什麼，我問侍者，曾否有人打聽過一位柘晤小姐，他說沒有。我沒得法子，只是叫他們開一間客房，讓我歇息，我一面歇，一面很煩心。

我是無旅行閱歷的，一個單身女子，無親無友，前路茫茫，一來到一個客店，雖然覺得冒險的新滋味，但是心裏卻是很害怕的。我坐了半點鐘，還是我一個人在這裏，我只好搖鈴喊人。

一個侍者走進來，我問他道：「這裏附近有一個地方，名叫唐菲的麼？」  
他答道：「唐菲麼？瑪當，我不曉得，我去酒櫃問問。」

他走了，立刻又回來，問道：「小姐，你是不是姓愛邇？」

我答道：「是的。」

他說道：「有一個人候你。」

我立刻站起來，拿手籠子，雨傘，我趕快走出去，看見一個人站在門旁，街上停一輛一匹馬的車。那個人看見我，指一指我的衣箱，說道：「這就是你的行李麼？」

我答道：「是的。」

他搬上車，我上了車：他快要關車門，我問他，從這裏去唐非地方，還有多少路。

他答道：「有十八九里。」

我問道：「要走多少時候？」

他答道：「一點半鐘。」

他關好車門，上了車，我們就走，走得很從容的，我往後舒舒服服的一靠，心裏想道：

「我看這個男僕同馬車，弗非士太太，不是個繁華世界中人：這卻很好；我同闊人只住過一次，

我覺得很不舒服。不曉得她同這小女孩子之外，還有些什麼人；只要她無什麼大壞的脾氣，我同她一定處得來。我惟有盡我的能力，但是往往吃力卻不討好。我在洛和的時候，就是這樣，居然作到令她們喜歡；但是在李太太家裏的時候，我也是一樣出力的要討好，卻是我越出力，越不討好。我祈禱弗非士太太不是個李太太第二，假使她也是李太太一樣，好在我不一定要在她家裏，倘若相處不下來，我還可以再登告白。這時候不知還有多少路。」

我放下車窗，往外看，四圍是空地，不遠有幾家人家，比洛和和火煙較密些，風景不如。

這時候有霧，路是不甚好走，這輛馬車只是一步一步的走，我們走了快有四點鐘，那男僕說道：「我們離唐菲地方不遠了。」

我再往外看，看見從一間教堂走過，山邊有燈光，像是一條小村子，再過十分鐘，趕車的下來，推開兩扇大門，馬車從一條車路，慢慢的上，就到了宅子。有一間房裏有燈光，馬車在大門口停住，一個女僕開門，我就走進去。

我跟住女僕，穿過一間四方大堂屋，四面有很高的房門，她領我入一間屋子，點得很亮，火爐的

火也很旺。

這間屋子，雖不甚大，卻很舒服。火爐邊放一張圓桌，一把古老高背交椅，交椅上坐着一位身材很小，穿得極整齊清雅的一位不甚老的太太，戴的是寡婦帽，黑緞長衣，胸前雪白薄紗圍巾，這位老太太果不出我意想所料，不過她卻不擺架子，不過於嚴厲。她正在作活計，腳下蹲了一隻大貓，竟全是一幅安樂家庭的模範。一個新出來當保母的，遇着這種情形，是最可以安心的。既不繁華，又不擺架子，不至於令人望而生畏；我一進房門，老太太站起來，走過來迎我，說道：

『你好麼？我恐怕你在馬車裏，覺得不耐煩，約翰趕馬車，是向來慢的，你一定覺得冷，你走過來烤火。』

我說道：『我猜你就是弗菲士太太？』

她答道：『你猜着了，我就是的，請坐。』

她領我到她所坐的交椅，同我脫圍頸，解帽扣，我求她不必勞駕。

她說道：『這並不勞，我曉得你的手已經冷僵了。』隨即喊女僕說道：『利阿，你去預備點熱酒，』

作一兩塊夾餡麵包，我把庫房鑰匙交給你。」

隨即從口袋裏掏出一大堆鑰匙，交給這女僕。

她又說道：「寶貝，你再走近些，好烤火，你已經帶了行李來麼？」

我答道：「瑪當，我帶來了。」

她說道：「我吩咐他們送到你的屋子裏，說完，就走出去。」

我心裏想道：「她當我是個客，這是我意料所不及的；我預猜不過是架子擺得大大的，待遇冷冷的；我向來聽人說，看待保姆，不是這樣客氣的；然而我不可以高興得太早。」

她走回來，親手把活計，同桌上擺的一兩本書拿開，好讓女僕利阿放捧盤，老太太親手拿點心送給我吃。我向來未曾受過人家這樣的客氣相待，更未受過長上這樣的看待，我心裏覺得很不安，不曉得怎樣是好；但是她卻覺她是很平常，不算是什麼例外的事，我只好安安靜靜的讓她作。

我吃過點心，問她道：「今晚我能見得着弗非士小姐麼？」

老太太耳朵稍湊近些，問道：「寶貝，你說什麼？我耳朵有點聾。」

我把我所問的話，重新很清楚的說一遍。

她答道：『弗非士小姐麼？你的意思是說華倫小姐！你的學生，名叫華倫。』

我說道：『是的麼！她不是你的小姐麼？』

她答道：『不是的，我無兒女。』

我原該往下探問，問她同華倫小姐是什麼親戚；但是我曉得探問得太多，是不合禮的；況且我慢慢總可以打聽出來。

她在我對面坐下，把貓放在膝上，又說道：『你來了，我很高興；現在我有了同伴，是很歡樂的了。這裏原是個很好的地方，很令人歡樂的，唐非是個老第宅了，近年雖欠點收拾，宅子是很好的；但是毋論怎樣好，到了冬天寂寞，一個人是覺得很無聊的。我說的是一個人，利阿，雖是個好孩子，約翰夫婦亦是規矩上人，不過他們都是僕人，不能同他們平等待遇，同他們閒談，不能同他們親近，不然，是管不了他們的。去冬天氣非常的冷，從十一月至第二年二月，看不見什麼人來，只看見一個郵差，一個送肉的來過；天天晚上只有我一個人，在屋裏覺得實在是寂寞得難過。我只好把利阿喊來讀書。



給我聽，她覺得太悶氣，不甚高興，到了春天夏天，氣候又暖，日子又長得多，人覺得好些；今年初秋，阿狄拉，華倫，同乳母來了，家裏有個孩子，自然是立刻就熱鬧起來；現在你又來了，我覺得很快樂。」

我聽了老太太這番話，不由得我心裏也高興起來。我把椅拉近她身邊，我對她說，但願我能夠作她的好同伴。

她說道：『但是今天晚上，你已經在路上許久了，一定覺得疲乏了，現在已快到十二點鐘了，不好留你久坐了。你的腳若是已經覺得暖的話，我就領你看你的屋子。我把我屋子隔壁那一間替你收拾好了，屋子不大，我以為你不見得喜歡前排的大屋子：那裏有的是很好的家具，不過太過冷清，我自己也不喜歡住。』

我很謝謝她能體貼，替我想得到，我原是覺得很疲倦，我就說，我願意歇息。她一手挑燭在前走，我跟在後。她先走去，看堂屋門，曾否上鎖，把鑰匙拿了，領我上樓。是一所極寬大高敞的大宅子，不過人少，覺得很寂靜，我進去，我的屋子一看，果然並不寬大，陳列的都是樸素家具，我卻喜歡。

我們彼此說過晚安之後，她去了，我把門鎖好，四圍一看，覺得我現時住在這個小屋子，是很安

穩的了。我滿腔的感謝，我跪在床邊，禱告感謝。今天晚上，我的床上是並無荆棘，我這間小屋子是無可恐怖的了。我一會就酣睡了，醒的時候，已是天大亮。

我起來，看見日光從簾縫射進來，一看屋子裏四圍都裱得很好，地下有地毯，比洛和舒服得多。立刻我就高興起來，登時就變作有許多希望的人，到底希望些什麼呢，我自己卻說不出來。我穿衣服，打扮起來，我的衣服向來是樸實的，我向來卻是要打扮到整齊雅淡，很要人看見我像個樣。我自知面貌不美，我卻要人看見我不討厭。我往往可惜我自己長得不美；我很想兩頰微笑，一個直鼻子，兩片櫻桃紅的嘴唇；我又很想身子長高些，大些；我覺得我自己身材太小，臉上無紅色，五官既不甚端正，又過於顯露。我很以為是一件最不幸的事，我為什麼會有這種悔恨，這種妄想呢，我自己卻也不曉得。我雖然覺得有我的理由，卻說得不清楚。我把我的樸素衣裳穿整齊了，心理想可以見菲菲太太，小學生看見我，當不至望而卻步。我打開窗子，把理髮妝檯收拾好，我出了房門。

我走過很長的過道，下了樓梯，到了堂屋，堂屋門是已經開了。我走出去草地上一看，原來是三層的大房子，是個鄉紳的住宅，不是貴族的府第。

我在草地上正享受新鮮的空氣，享受風景，聽老鴉叫喚；正在想起弗非士太太是一個寡婦，住在這所寬大高敞的老宅子內，難怪她覺得孤寂。那位老太太站在門口說道：

「什麼呀？你已經起來了嗎？你是個慣起早的。」我走上前，她同我拉手，接吻。

「她問道：『你看唐菲大宅怎麼樣？你喜歡麼？』我答稱我很喜歡。」

她說道：「是的，原是很清雅的地方。除非是洛赤特先生永久住在這裏，或是多住些日子，不然我恐怕這所宅子就成了年久失修的了。大園圃，大宅子，總得要主人常來住的。」

我問道：「洛赤特先生嗎？他是誰？」

她從容答道：「洛赤特是本宅的主人，你不曉得主人叫作洛赤特麼？」

我自然是不曉得，向來未聽過這名字，但是那老太太以為是無人不知的。

我說道：「我以為唐菲大宅，是你的宅子。」

她說道：「我的嗎？好孩子，上帝保佑你，這是那裏說起我的？我不過是個管家的，是個管理人罷了。我雖同洛赤特沾點遠親，其實是我已故的丈夫，同他有點親戚。我的丈夫是個教士，山邊小村子

教堂的牧師。洛赤特的母親，是姓弗非士，同我丈夫有同堂關係。我卻不大很認親戚，我當作是並無親戚的關係，我自己當作自己不過是個平常管理家務的人，東家待我很盡禮，我所盼望的也不過這樣。」

我問道：「那位小女孩，我的學生是誰呢？」

她答道：「洛赤特不過是這個女孩子的保養人，受託孤的責任，他叫我替這孩子找個保姆。我相信他的意思，要在這裏教養她成人。那孩子來了，帶着他的乳母，她常稱她乳母作「好媽。」」這才明白過來，這位老太太不是貴婦人，大人物，也是依靠人過活的，同我一樣。我並不因為這一層我就不喜歡她；我曉得了，更高興。我同她同處在真實的平等的地位，這是更好了，我覺得稍可自由些。

這時候，那個小女孩走到草地上來，背後跟着乳母。我看看她，她起初並不留意：這孩子年紀很小，不過六七歲，身體輕弱，臉無血色，五官也小，拳頭髮很盛，垂到腰間。

弗非士先開口說道：「阿狄拉小姐，你好呀，你走過來，同教你的先生說話，她將來把你教成一

個聰明女子。」

她走近前，指我對乳母說法國話，說道：「這位就是我的保姆麼？」

乳母答道：「是的。」

我聽她們說法國話，有點詫異，問道：「她們是外國人嗎？」

老太太答道：「乳母是外國人，阿狄拉是生長在歐洲大陸，六個月前才離開那裏，到英國來的。她初到的時候，不會說英國話；現在勉強可以說幾句；我不懂她的話，她說的英國話裏帶了好些法國話，我曉得你可以懂她說什麼。」

幸而我是法國先生教我的法文，我當日很同法文先生用法文交談，後來我對於法文又很用過苦功，還可以說得清楚，寫得清楚，同這個女學生說話，不至於有什麼為難的。她曉得我是她的保姆，就走來拉手，我領她進去吃早飯的時候，對她說了幾句法國話，起初她答我的話很短，隨後我們坐下，她兩隻大眼，看我有十分鐘，忽然起首對我說許多話。

她說道：（她說的是法文，我譯作英文如下。）「呀，你能說法國話，同洛赤特先生一樣，我能同

你說話，如同洛赤特先生說話一樣；索菲也能說，這裏的人，不懂得她的話，弗非士太太說的全是英國話，她很喜歡現在有人懂得她的話。索菲是我的乳母；她同我坐在大船上渡海來的，船上有大煙突，直冒煙，冒許多煙！我吐了，索菲也吐，洛赤特先生也吐了。洛赤特躺在大廳的榻上，索菲和我躺在另外一間小屋子的床上，床是疊架的，我幾乎在床上滾下來。小姐，你叫什麼名字？

我答道：『我叫柘唔愛邇。』

她說道：『愛邇嗎？我不能說對了。有一天早上，我們的船到一個大地方，那地方是真大了，但是又黑又煙多；不如我們動身來的地方那樣乾淨。洛赤特先生抱住我，從一條板上走過上岸，索菲隨後跟來，我們上了馬車，到一間大房子，他們叫作旅館，比我們這間房子，又好看又大。我們住了一星期，我同索菲每天到一所許多大綠樹的地方逛，這個地方，他們叫作公園，那裏面有許多孩子，有一個池子，裏頭有許多鳥，我拿麵包屑子喂鳥。』

弗非士太太問我道：『她說得這樣快，你懂得麼？』

我答稱我聽慣從前法文先生說得很快的話，我聽得來。

弗非士太太說道：『我很想你問她一兩句話，問問他的父母，不曉得她記得不記得。』

我就問孩子道：『阿狄拉，你住在那個好地方的時候，是同誰住？』

她答道：『我同媽媽住了許久；後來媽媽到了聖母那裏去了。媽媽常教我跳舞，教我唱歌，教我念詩，有許多男男女女來看媽媽，我常跳舞給他們看，有時候我坐在他們膝上，唱歌給他們聽。我歡喜唱，你喜歡聽我唱麼？』

她吃過早飯，我就讓她唱給我聽。她從椅子上跳下來，爬在我膝上，手疊手，把拳曲的頭髮往後抖了，兩眼向上，望住天花板，她就唱舞院所唱的歌。這歌文說的是一個女子，悲歎所歡的男子拋棄她，卻自己看得自己很尊貴；吩咐女侍，把她所有的珠寶首飾，華貴衣服，都穿戴起來，當晚就在跳舞會，同那男子相見，自己卻盡情的跳舞歡樂，給那個男子看看，這男子雖然無良拋棄她，她卻毫不介意。

我覺得教小孩子唱這樣的歌，未免太離奇了。我猜他的用意，是叫女孩子說戀愛同妒忌的話，不過這也是不對的。

阿狄拉唱得卻很合調。她唱過之後，從我膝上跳下來，對我說道：『小姐，我念詩給你聽。』

她站好了之後，就背一段寓言的詩，抑揚疾徐，一點也不差，神色一切都合拍的，這樣小少年紀，能夠學得這樣好，算是極難得的了，可見從前很費過一番心教練她的。

我問她道：『這章詩是你媽媽教你的麼？』

她說道：『媽媽也這樣說的，她一面學樣子給我看，叫我舉起手，要我記得問話的時候，聲音是要高些。她隨後說道，你要我跳舞給你看嗎？』

我說道：『不必了。但是你母親去了聖母那裏之後，你同誰住？』

她道：『我住在腓得烈夫婦家裏，腓得烈太太照應我，但是她不是我的親戚。我想她並不甚有錢，因為她住的房子，沒得我媽媽的房子好看。我在她家裏，住得不久，洛赤特先生問我願意不願意同他住在英國，我說願意，我是先認得洛赤特先生，後來才認得腓得烈太太。洛赤特先生很疼我，給我好衣裳穿，給我好耍貨玩。但是他說得到，作不到，他帶了我來，他又回去了。我永遠看不見他。』

吃過早飯後，我同阿狄拉進藏書房，原是洛赤特吩咐過，拿來我們當課堂。所有的書櫥，都鎖好



了，只有一架不鎖，應用的書，都差不多齊全，還有許多詩集，傳記，遊記，小說等等。我猜他以為保姆自己要看的書也夠了，比較洛和的書房，暫時是很夠的了；這房裏還有一架鋼琴，是架新的，聲音是好極了；還有一個繪畫的三足架，兩個地球。

我這個小學生，向來未作過有恆的事業，不大肯用心，卻是很聽話的。我以為一起首不宜叫她太辛苦，於是我對她說了許多話之後，教她隨便學一點，快到中午的時候，我就放她出去，找她的奶媽。我打算在中飯前畫些畫給她學。

我正在上樓找畫筆等件，弗非士太太問道：『我猜你午前的功課是完了。』此時，她在一間有摺疊門的房子裏，我就進去一看，這間房子是很大很高，鋪陳得很整齊的，她正在那裏彈花瓶的塵土。

我說道：『好一間美麗的房子！』

她答道：『是的，這是飯廳。我才打開窗子，讓日光空氣進來，久已不用的房子，東西是容易受潮的，那一所大客廳好像是地窖一樣的寒溼。』